

學

統

學統卷之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周濂溪先生

先生姓周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縣人也原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父輔成爲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先生少孤養於外家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洪州分寧縣主簿先生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

道理邑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其才。調南安軍司理參軍。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先生獨與之辨。不聽。則委手板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州守李初平賢之。與之語而嘆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越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喜曰。是能辨分盜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其豪家大姓及黠吏。

惡少莫不惴惴焉奉法惟謹。不惟以抵罪爲憂。而以  
污善政爲恥。蓋先生德化之感人。有如此。厯合州判  
官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卽下之民。不肯從。蜀人  
翕然稱之。時趙清獻公爲使人。或譖先生於公。公臨  
之甚威。先生處之怡然也。然公意終不釋。及先生通  
判虔州。公復爲守。熟視先生所爲。乃大悟。執其手謂  
之曰。吾幾失君矣。今日方知周茂叔也。遷虞部員外  
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郡州事。至則興學校。以淑郡人。  
教化大行。熙寧初。用清獻及呂正獻公薦。爲廣東轉

運判官又三年轉虞衡郎中提點刑獄先生行部不  
憚勞瘁雖荒崖絕島人跡罕到之處亦必緩視徐按  
以矜恕平反爲已任諸得罪者皆自以爲不冤蓋先  
生盡心職事卽犯瘴癘冒險遠有所不顧乃措置未  
盡其所爲而先生寢疾矣遂移疾乞知南康軍尋上  
其印綬分司南京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山之麓有溪  
冷然合於滄江清潔紺寒先生濯纓其間而樂之遂  
築堂於其上顧謂友人曰他日與子相從歌咏先王  
之道足矣因取營道故所居濂溪以名之志不忘其

鄉邦也。學者稱爲濂溪先生。居無何。清獻再鎮蜀。奏起先生。將大用之。而先生卒矣。時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之清泉社。子壽。燾。燾官至寶文閣待制。先生聞道甚早。不由師傳。嘿契微妙。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

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

極之蘊其誠上篇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  
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  
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  
乎其誠下篇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  
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其誠幾德篇曰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  
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



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其○聖○篇○  
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  
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幾○  
神○曰○聖○人○其○道○篇○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  
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  
不○行○不○廓○爾○其○思○篇○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  
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  
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  
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

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其志學篇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其順化篇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

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其治篇曰：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其禮樂篇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其動靜篇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

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其聖學篇曰、聖可學乎、曰、可、曰、  
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  
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  
公、溥、庶、矣、乎、餘篇皆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  
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云、掾南安時、洛人程公珦、  
通判軍事、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道君、  
子也、因與爲友、使二子往受學焉、先生每令尋孔顏、  
樂處、所樂何事、二子者、卽所謂河南二程先生者也、

故明道之言曰。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  
與點也之意。而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造訪先生。先  
生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  
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  
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  
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爲護其喪歸葬之。又  
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或餽粥  
不給。亦曠然不以爲意也。性尤嗜佳山水。遇適意處。  
或徜徉終日。不能去。豫章黃庭堅嘗曰。茂叔人品甚

高○曾○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  
人○窘○束○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  
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知○  
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淳○  
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後○改○封○道○國○公○明○  
嘉○靖○中○祀○稱○先○儒○周○子○

程○子○曰○茂○叔○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程○伯○子○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  
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

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灑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

又曰。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

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又○曰○季○通○云○濂○溪○之○學○精○懇○深○密○孔○經○甫○嘗○祭○以○文○  
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  
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

又○曰○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個○字○都○  
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  
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  
是○細○碎○

問○周○子○是○從○上○面○先○得○朱○子○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



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段費力。  
又曰、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於希夷某曰、濂溪書具  
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

問當時諸公知濂溪者自程大中外未嘗言其有道、  
朱子曰、此無足怪又問明道之學後來故別但其本  
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爾但不如後來程門  
授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  
又曰、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  
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

馳○驚○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  
傳○復○續○蓋○有○以○聞○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  
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学○之○有○要○而○  
下○学○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  
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  
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啟○河○洛○百○世○之○傳○  
者○脉○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

又○曰○先○生○之○学○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  
統○又○得○二○程○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

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  
又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  
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  
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  
而共貫哉。

又曰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  
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今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  
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  
秘。

又曰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是大段分明指出矣

或謂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公爾朱子曰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

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示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爾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

又曰。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于三代。

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  
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  
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明  
幽秘詞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已治人之要莫不  
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  
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  
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已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  
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  
民者蓋先生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

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爾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

以竊嘗疑之。及得潘清逸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未嘗見此誌而云云爾。

又曰。周子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

又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與釋氏說性相似。

又曰。周子恐人把太極作一物看。故云無極曰太極。既無形氣象如何。曰只是理。



又曰老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

又曰無極而太極。人都想像有箇光明閃爍底物在那裏。却不知周子本是說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能如此動靜而已。

又曰周子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却在修吉悖凶。其本則主於靜。

又曰周子說太極和陰陽。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

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卽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

又曰。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

又曰。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之。則陽善而陰惡。問孟子言乃若其

情則可以爲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不同如何曰情未必皆善然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惟反其情故爲惡孟子言其正周子則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

又曰大凡人須是沉靜周先生所以有主靜之說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

又曰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虛靜則恐入釋老去

又曰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此周子引易言以中

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理。使人知生死本非事。而老氏謂長生久視。佛氏謂輪迴不息。能脫是則無生滅者。皆誕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此之謂夫。

又曰。周子太極圖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

又曰。周子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

又曰。太極圖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只是於

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周子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亘古亘今撫撲不破者也

又曰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

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又○曰○伏○義○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  
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  
有○許○多○詳○備○

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卽○周○子○所○謂○太○極○否○朱○子○曰○  
只○一○般○但○名○不○同○

又○曰○周○子○通○書○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  
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  
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

學綱 卷之六  
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旣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朱子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爾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

時○又○只○是○這○靜○底○爾○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  
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又○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  
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  
又○曰○周○子○通○書○此○近○世○道○學○之○原○也○而○其○言○簡○質○如○  
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

又○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孔○子○於○斯○  
文○興○喪○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



界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由師傳嘿契道體建圖  
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  
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情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  
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  
復明於世

又曰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  
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蹟而其實不離乎  
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原微顯之無  
間秦漢以來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

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

又曰濂溪之圖與書雖其簡古淵源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之間哉。

又曰近世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道之根

原萬物之終始。肯用意而求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

五峰胡氏曰。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繼世之法。孟軻氏闡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傳於萬世。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

又曰。通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

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

南軒張氏曰。濂溪之學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椽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底人。

又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至攷其所得。則不越於訓詁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覩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

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

又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覩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

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

又曰。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修爲者。故其所養。內充。闊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蒞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

又曰。去古益遠。儒學陵夷。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

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勉齋黃氏曰周子太極圖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老氏之出無入有與佛之所謂空也乃斯道之本體萬化

之。領。會。而。子。思。所。謂。天。命。之。性。而。孟。子。所。謂。生。之。謂。性。也。通。書。統。論。之。曰。誠。者。聖。人。之。本。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此。所。以。發。明。無。極。而。太。極。原。始。而。要。其。終。也。既。又。引。易。之。繫。辭。而。明。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蓋。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而。無。所。虧。欠。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照。鬼。神。之。所。以。幽。風。雷。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



流性命之所以正倫理之所以著人之所以爲聖人  
本末上下貫乎一理其實然而不可易者與

又曰周子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周子繼孔孟不傳  
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  
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  
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

北溪陳氏曰朱子解濂溪太極圖有所謂三極云者  
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其謂之三極者以是三才之中  
各具一太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中也

外此百家諸子都說屬氣形去差了。如漢志謂太極  
函三爲一。乃是指倣天地人三箇氣形已具而渾淪  
未判底物。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正是指太  
極。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三才未  
判渾淪底物。而道又別是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  
先。則道與太極分爲二矣。不知道卽是太極。道是以  
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是以理之極至者而言。何嘗  
有二理耶。

又曰無極之說始於誰乎。柳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

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爾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所聞傳道於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歿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爲圖筆

爲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西山真氏曰。元公周先生。生於聖道不傳千五百年之後。一旦建圖屬書。剖發幽秘。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而天地之所以運化。人物之所以生育者。莫不森然畢具於其中。至於人極之立。則蔽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言。而天下之動。亦得以貞夫一。此其發明三極之蘊。以上繼洙泗之絕。下啟河洛之傳。使

天下後世復見天地萬物之大全復聞聖賢修己治  
人之心法者幾與伏羲始畫八卦同功可謂盛矣  
又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  
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  
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其所善也周子因羣聖  
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  
書闡誠源誠立之旨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  
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卽乾元  
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

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濬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

又曰濂溪奮乎百世之下始探造化之至蹟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卽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二程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宋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爲不小。

臧氏格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知索神交

心契固已得其本流。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  
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樂。是果何味而獨  
嚙嚙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  
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  
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功用豈不偉  
哉。

節齋蔡氏曰。周子圖說皆本於易。生陰生陽。卽兩儀  
之義也。五行之用。卽天地數五之義也。二氣之化。萬  
化之生。聖人與合之事。三才立道之數。始終生死之



說無非取於易者

山陽度氏曰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已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嘿識

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真。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

又曰、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

謝氏方叔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

河圖以畫八卦八倍爲十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  
二倍爲六十四天地鬼神之奧萬事萬物之理森然  
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爲萬古斯文之鼻祖也  
神農氏之取益噬嗑者以是黃帝堯舜之取乾坤至  
夫者以是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  
實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於  
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  
發明其紀載於詩書其發揮於禮樂其筆削於春秋  
大本大原會不外此去聖浸遠世之諸儒或汨於訓

詰詞章之末。或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甚至薄蝕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斲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天啟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傳千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所謂太極云者。蓋本於易有太極而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卽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四時皆指太極之在造化者。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并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此皆指太極。

之在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之、則卽天地可以推  
太極動靜之妙、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自其在品彙者言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靜  
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窮、流行今古、  
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統而言之、三極同一  
太極。析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周子於圖說之終  
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  
至於易通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爲表裏。

曹月川曰、周子五性之中、只箇中是最好底性、蓋中

則中節也。

有言太極者曰、先有無極而後太極、月川曰、只此一句、便見所見之差、流於異端之說矣、如此則與不離之言、實不相侔、與老子道生一而後廼生二、莊子道在太極之先之說、同歸於謬、豈周子之意哉、曰、先生如何說、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謂無形象、無聲氣、無方所、極謂至極、理之別名也、太者大、無以加之、謂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

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是言無極之中而有至極之理。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又曰：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曰：一曰太極，皆指作天地人三者形氣已具而混沌未判之名。道爲一之母，在太極之先而不知道，卽太極。太極卽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極致而言，則曰極。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耶？列子混沌之云，漢志舍三爲

一之說所指皆同。微周子啟千載不傳之秘。則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也哉。且理語不能顯。默不能隱。固非圖之可形。說之可狀。只心會之何如。爾二程得周子之圖之說。而終身不以示人。非秘之無可傳之人也。是後有增周說首句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亦老莊之流。有謂太極上不當加無極二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雜乎陰陽。不雜乎陰陽之旨矣。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爲經。而註解之。真至當歸一之說也。至於語錄。或出講究未定之前。或出應荅倉卒。



之際百得之中不無一失。非朱子之成書也。近世儒者多不之講。間有講焉。非舍朱說而用他說。則信語錄而疑註解。所謂棄良玉而取頑石。掇碎鐵而擲成器。良可惜也。

敬軒薛氏曰。周子之學。當時無知者。太極通書傳之。程子。程子以其理微。不以語學者。至朱子始發明之。然能因朱子之言。以求周子之學者。亦未易得也。又曰。伏羲畫奇偶以象陰陽。本於天地陰陽自然之數。周子太極圖圈子。只是以意取象而已。

又曰無極立言本欲明此理之無方所無形象爾後人將作虛無之無看則失周子之意矣

又曰太極圖一以貫之

又曰太極圖義理精而約該而備

又曰太極圖見天人合一之妙

又曰周子太極圖畫出理氣示人

又曰太極圖一言以蔽之曰理氣而已

又曰太極圖天地古今陰陽寒暑晝夜死生剛柔動

靜無不括盡

又曰觀太極圖皆天理流行發見之實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以至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皆妙道精義之著

又曰孔子曰易有太極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皆兼理氣而言周子無極而太極則純以理言至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兼以氣言矣

又曰周子作太極圖乃心得之妙畫出造化以示人又曰朱子稱周子曰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

因圖以發其曰精者卽無極而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也其曰蘊者卽包涵無窮之理也。

又曰太極圖用功之要只在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修之者修此仁義中正也悖之者悖此仁義中正也故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者正也義也太極之體以立動直者中也仁也太極之用以行而聖可學矣。

又曰孔子言太極是指理言周子言無極是指此理無形而言。

又曰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  
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  
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幾乎蓋一。  
卽無極之真。靜虛陰動直陽。卽兩儀明通公溥。卽四  
象。朱子謂學者能深翫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  
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別無  
用力處矣。

又曰周子太極圖朱子之解。以心契心者也。熟讀精  
思二三十年。庶得其旨趣之妙。殆非淺近之功。所可

得而窺測也。余見說太極者多矣。苟非實得真說。夢爾。

又曰、太極圖說、不過反覆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健順五常之性、蓋天人合一之道也。

又曰、太極圖包括天地貫徹古今。

又曰、太極圖之理、自朝至暮、說不盡、但少肯聽者、爾。

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太極圖見之。

又曰、周子挺生南服、建圖立說、以明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傳之二程、以當時無受之者、遂不以語人、朱子

既卽其圖以剖析其旨。又卽其說以盡發其奧。由是周子建圖立說之意。大明。學者誠欲求其意。當卽朱子之解。以求周子之說。熟讀精思。潛玩默體。期以數十年之功。俟其融會貫通。超然有得於圖象之表。庶幾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天人之理。畢貫於一。而其實不外乎吾心矣。

又曰。程子親受太極圖於周子。而終身不以語人。其慮遠矣。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開口卽論太極。馳心元妙。而不知反求諸已。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又曰周子通書字字皆實

又曰通書一誠字括盡

又曰周子誠上章誠卽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誠之源也卽陽動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卽陰靜也純粹至善者卽太極之理有善而無惡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卽動靜也道卽太極也  
繼之者善卽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卽誠斯立焉元亨  
誠之通卽太極動而陽也利貞誠之復卽太極靜而  
陰也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易卽陰陽互根動靜



循環而性命之源。卽陰陽動靜之理。太極是也。圖與書相表裏如此。

又曰。周子通書誠上誠下誠幾德聖慎動道六章。只是一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

又曰。朱子曰。周子通書近世道學之源。其言簡質如此。則務爲閎衍華藻者。去道遠矣。

又曰。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幾也。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

此實治已治人之至要也。

又曰周子說幾善惡始於毫釐之間。充越天壤之界。爲堯舜皆原於幾之善。爲桀紂皆原於幾之惡。

又曰中庸只說已發未發。周子又指已發未發之間說幾字。乃發前聖所未發也。

又曰伏羲觀象以畫卦。周子原理以作圖。其義一也。又曰太極圖說程子之後。惟朱子知之。宜程子不以語人也。

又曰周子言幾字。亦自易知幾其神乎之語來。

又曰性理大全書以周子太極圖冠於篇端。而  
旁通之。則一書之理不外是矣。非獨性理大全一書  
不外乎是。以至五經四書與凡聖賢之言。又豈有  
此圖之外者哉。嗚乎其旨深矣。

又曰周子通書誠上誠下等章皆與中庸相表裏。

又曰周子之學得於易者多發明大學語孟中庸者

少然其理則同也。

又曰朱子作濂溪贊其曰風月無邊以言乎遠則  
禦也其曰庭草交翠以言乎近則靜而正也其曰

不盡言圖不盡意此理之微妙誠有非圖書所能盡者。

又曰濂溪先生在當時知之者少故從遊者不多惟程珦知之使二子從學遂大明斯道之傳是則周子從遊者雖少反勝於從遊者之多也。

又曰幾字古聖人已言之至周子發明尤親切爾又曰幾字始見於書如萬幾時幾之類至易有知幾之類周子發明幾字至矣。

又曰周子論樂至矣。

整菴羅氏曰周子之言性有自其本而言者誠源誠立純粹至善是也。有據其末而言者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也。然通書首章之言渾淪精密讀者或有所未察遂疑周子專以剛柔善惡言性其亦疎矣。

又曰通書四十章義精詞確其爲周子手筆無疑。至於五殊二實一實萬分數語反覆推明造化之妙本末兼盡然語意渾然卽氣卽理絕無罅縫深有合乎易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旨矣。

顧涇陽曰程伯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  
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簫  
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有詩曰雲淡風輕近午  
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  
少年此以知伯子之未能盡元公也程叔子狀伯子  
曰先生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  
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  
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得之此以知叔子之  
未能盡元公且未能盡伯子也

又曰周元公三代以下之庖犧也。當時二程先生親受學於門。猶未能盡元公。則知元公者鮮矣。紹興間。侍講胡康侯請進二程從祀於先師之廟。乾道間。大學魏掞之請祀二程於學。並不及元公。則知元公者益鮮矣。至於象山陸子。直疑無極之說出自老子。言排之。其門人楊慈湖並詆通書穿鑿害道。可謂斯文之一厄也。獨朱子與象山反覆辨正。又特爲表章。以行於世。而周子之道煥然復明。且令來者有所循。因得尋見從上聖賢血脉。其功大矣。

又曰。卓哉其元公乎。吾始以爲元公也。而今乃知。其  
宛然一孔子也。太極圖說。推明天地萬物之原。直與  
河圖洛書相表裏。通書四十章。又與太極圖說相表  
裏。其言約。其指遠。其辭文。其爲道易簡而精微。博大  
而親切。故可以點化上士。可以鍛鍊中士。可以防閑  
下士。素嘗爲吾儒標門戶。而爲吾儒者。咸相與進而  
奉之。爲斯文之主盟。莫得而越焉。未嘗與二氏辨異  
同。而爲二氏者。咸相與退而各守其宗。莫得而混焉。  
至矣。盡矣。誠足以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矣。



高景逸曰先生三代以後之聖人乎無轍跡可尋無聲臭可卽無極太極太極無極是之謂易妙於未畫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以此

又曰元公之書字字與佛相反卽謂之字字闢佛可也元公謂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會得此語可謂深於闢者矣

又曰太凡斯道大明之日卽是異端附會之時聖賢因時有作循其自然之勢而已夫子沒而七十子各以其所得者爲學及其弊異端竝起而孟子不得不

好辨千四百年間、儒者不過爲修身謹行訓詁誦習之學、與二氏蓋判不相入、及周元公開揭蘊奧、而天下始知求之性命之微、異端因之假合、程朱不得不辨者勢也。故觀魯論而見元公之道、觀孟子而可以知程朱之心。元公之時、明吾之道而已。譬如人之無病、則起居飲食卽是衛生。却疾程朱之時、吾道已明、必須去其混之者、如六邪外侵、攻去其疾、而元氣始復也。

愚按濂溪宋之仲尼也。其學廣大精微、純粹深密。

上續魯鄒之傳。下開洛閩之緒。功在斯文。澤流後世。自秦漢以來。未有盛於濂溪者也。然聖學久湮。知德者鮮。當時自程大中而外。卽無有知其爲有道者。或謂無極出於老列。或謂圖得之种穆。或謂當時指畫以示二程。而未曾有所謂書。或謂二程言論文字至多。未嘗一及無極字。疑非周子所撰。或謂周子陸詵僞也。說見涑水紀聞。溫公一篤實長厚人也。安知其無所傳授。或謂周子與胡安定同師鶴林寺僧壽涯。一時論議。呶呶金谿之辨。詰

尤甚。朱子解之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無極而太極，猶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云爾。乃言以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於是周子之論始定，而其書方與語孟並行。蓋周子之後有朱子，猶孔子之後有孟子，而朱子之於周子，則亦猶孟子之於孔子也。先後一揆，信不誣云。而近今學者，則又謂元公未曾闢佛老，持此以護三教一家之說，不知太極圖與通書中曾有一言之不軌於正者乎？夫崇正學，卽所以闢異端也。孟子曰：君子反

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其  
元公之謂與其元公之謂與。

學統卷之六終